

貧富兒童 一樣童真

展覽開幕當天，立法局議員梁國雄到場跟學生分享香港貧富懸殊的見解。場內一幅小女孩推着堆滿紙皮的車，懷中卻緊抱洋娃娃，教他印象難忘。「那幅相很有張力。不論貧富，孩子的童真也是一樣。她獨自一人面對咁高的紙皮，幅相很貼切反映一種社會隔代貧窮對兒童的禍害。」



WYNG 大師攝影獎作品展

首屆 WYNG 大師攝影獎的主題是「貧窮」，共有 7 組作品入圍。除展覽入圍及得獎作品，策展人鍾燕齊特地將場地布置為黑漆漆的空間，入口是鐵皮屋，令人觀察了解昔日社區的生活歷史。
地點：港島東太古坊康和大廈 1 樓
日期：即日起至 4 月 6 日 時間：10am - 8pm
備註：公眾導賞團時間為星期五 5pm、星期六、日 2pm、4pm (復活節假期除外)
學生作品展覽區：太古坊林肯大廈有蓋行人天橋

撰文、攝影：羅惠儀 編輯：李越輝
部分照片：受訪者提供 美術：王偉思

政府將於今年內制訂貧窮線，以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百分之五十劃分，種種數字高低，又怎具體認識實際貧苦生活狀態？藝術創作以「貧窮」為主題，學生藉着構思作品過程，對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深入探討，更重要的是多了一份體恤弱勢社群的心。



玻璃瓶內的微型人物，正需要參觀者留心他們的存在。

鍾燕齊帶領學生親身執紙皮，體驗箇中的苦處。

裝置展由心出發

貧亦樂



鍾燕齊強調，學生的作品材料都需要主動問土多老閣擺汽水蓋等，鼓勵他們對外與人接觸。



多層樓梯狹窄而僻，學生全部未曾到訪這類天台屋，印象難忘。

以不同為主題創作一系列的裝置藝術作品，對這代學生來說非新事——就算外觀如何亮麗，若沒有深刻的反思，作品也許乏善可陳。

「WYNG 大師攝影獎作品展」以貧窮為主題，除了攝影展，也包括中、大學生的藝術作品，以不同媒介展現香港富裕的另一面——貧窮。

是次活動策展人鍾燕齊，去年 10 至 12 月舉行工作坊，帶領學生創作。當中有三分之一時間，他曾帶學生戶外考察：參觀大角嘴的天台屋、回收廢物站，以及到處拾紙皮做材料等。「他們一定要落區，親身體驗觀察，用感觀感受貧窮。」

關心政府施政

培道中學的中四學生區詠秋、何秀慧跟其他 11 位同學一起合作製作了大型的天台屋模型，活現居民不同的生活細節：四處溜走的貓咪、錯落有致的樓梯、不同的板間房等等。區詠秋憶述，多層樓梯狹窄，以前總覺得天台屋髒，聚集道友，環境較複雜。「未去之前會驚。去過後，反而有種同情心。」教她印象難忘，是居民懂得善用環境，自得其樂。「他們在天台種菜，有很多花草，雖然貧窮，卻會將僅有的地方，發展自己的興趣；貧窮，不一定很傷心過活。」到過天台屋，籌劃作品期間，她開始反思政府的扶貧、壓抑樓價等政策是否奏效。何秀慧認同：「我（今年）特別留心特首的施政報告，覺得有關住屋（政策）或許解決不了問題。為甚麼這麼多人居住如此環境？我開始反思最低工資，根本滿足不了一個人的生活起居所需，所以令他們要住板間房……」

鍾燕齊要求學生搜集物料也要付出。「他們要與人溝通，主動問人要物料，當中也會遭到拒絕。」學生的作品，有展現貧窮的畫面，亦有自行內化「貧窮」的意義再創作，觀眾或許要多花心思了解背後意思。「很多人想貧窮，會先想到生活空間，有錢、沒錢的對比。我覺得貧窮這議題，最大的落差不在金錢，反而是人的內心——關愛。」平常慣見的拾荒者，可有一刻關心過對方的辛勞？他覺得當旁人有憐憫心，便會助人的心。好像參與是次活動的培道中學學生，便主動在中秋節落區，將自製的燈籠送給拾紙皮的公公婆婆。

曾奕恩的《乞丐者》以不同深淺顏色的一毫子，砌成屈膝的乞丐。在燈光下，一毫子的光暗突出，正是她想要的效果。「我們平時就算掉了一毫子也不會留心。不過，一毫子對不少窮人來說卻很重要。密密的毫子營造了金光閃閃的效果，就像貧者渴望吸引富者的目光。」



培養觀察力

學生畢業以後，會否成為「青年貧窮」？訪問時，有學生直言這議題跟自己切身關係。鍾燕齊說，減貧，不是送錢。從學生的創作，他覺得創意更重要。「好像有學生以拾來的汽水蓋做旗袍，那便是創意……能令他們有創意，是一種技巧，便可減少香港貧窮。」曾在不同大專院校帶領工作坊，鍾表示，近 10 年的大學教育已開始着重親身實際體驗。「我希望可以推前至中學，甚至小學，待大學才有這種教學太遲……培養對環境的觀察力很重要，觀察力強，所睇到、得到的都會比人多。」

學生的作品，不少有自己對貧窮的價值判斷。鍾燕齊覺得，所有價值也像放在天秤，不宜走兩極。「有學生覺得住豪宅開心，我覺得像住在一個玻璃老鼠箱而已，生活質素如何？有些人住天台屋、村屋，起碼空氣流通，雖然，天台屋會漏水；住豪宅的，少有跟大自然有種對話，回家要開冷氣、抽濕機。」



培道中學一班學生，在構思展覽作品的過程時，更主動策劃中秋送暖行動，可說是另一種延伸活動。

貧富形象鮮明



陸庭寧《窮？》就讀聖若瑟英文中學的陸庭寧，以膠樽、紙皮、卡紙造成牛頭，代表低下階層；而鱷魚頭則代表富商，形象鮮明亦正代表他的看法——貧民俯身拾紙皮，鱷魚頭狀似嘲笑，也在命令，形象鮮明。「很多窮人也有血有肉，情願做低下工作，也不願於綜援，我做了一棵心，代表他們有種渴望。至於有錢人，物質豐富，心靈卻很空虛。」用鱷魚頭代表富豪，有剝削貧民的象徵意義。「野牛生態中，鱷魚永遠獵向一個你不為意的時機，便咬你一口……」

有人用卑劣手法逼使住戶賣樓。去年一幅舊樓「鬼畫」令葉端純印象難忘，更特別到場訪問街坊感受，了解事件來龍去脈。「睇新聞見到有婆婆嚇倒了，我們嘗試在那裏等她出現，雖然等不到，不過，街坊都有說自己的感受，亦說保安嚴密的模式、手法。我想為那些被遷徙的居民，特別是那位婆婆「發聲」，不想弱勢社群一定被人欺！」所以，她便以裝置作品，展現被遷徙的居民住屋環境，同時展現不公義的「收樓」手法。



葉端純《甜心地產》